

六祖禪師惠能 開創禪宗南派

文化淺談

惠能（公元638年至713年），俗姓盧，唐代嶺南新州（今廣東省雲浮市新興縣）人。自幼喪父，與母親相依為命，因家貧無錢讀書，以賣柴為生。一日，惠能在市集賣柴後，將柴送至客店，離去時聽到店內有客人誦讀《金剛經》，當下心生感悟。詢問後得知，誦經者所學來自蘄州黃梅（今湖北黃梅）的禪宗五祖弘忍大師。惠能於是前往黃梅拜見弘忍，表明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」的志向。弘忍為考驗他，安排其在後院從事劈柴、舂米等雜務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，弘忍認可惠能的根器，於夜半三更時分，單獨為他講解《金剛經》。當講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，惠能豁然開悟。這一事件被稱為「三更受法」，弘忍並在此時將代表法脈的衣鉢傳付於惠能，認可他為禪宗第六祖。

為遴選法嗣，五祖弘忍令門人各作一偈以呈心性。眾弟子皆推崇上座神秀。神秀於廊壁書偈曰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。」弘忍評價此偈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」，但為保護尚未現身的真正傳人，他讓大眾禮敬誦讀此偈。

在後院舂米的惠能，聽聞此偈後，知其了義未徹，遂請人代筆，於壁上另題一偈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此偈直指心性本空、無可執着的般若思想，境界更高一層。弘忍見後，知惠能已徹悟，遂於夜間秘傳衣法，並囑其速速南歸，隱跡待時，以免因繼承權之爭而遭不測。

「仁者心動」語驚四座

惠能攜衣鉢南歸後，為避僧眾追奪，隱跡於四會、懷集等地長達十五年。後於廣州法性寺（今光孝寺）因「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」一語驚四座，隨即剃髮出家，並正式開始弘法生涯。他的言行被弟子法海等人匯集編錄，成為《六祖壇經》。這是佛教典籍中唯一由祖師所言而被尊稱為「經」的著作，奠定了惠能作為禪宗實際創立者的地位。《壇經》主要匯總了他在韶州大梵寺、廣州法性寺、曹溪寶林寺（今南華寺）及新州國恩寺的說法內容。

惠能所開創的禪宗，稱為禪宗南派或南禪宗，既不主張一味坐禪，也不主張簡單地誦經，而是強調明心見性，頓悟成佛。禪宗南派主張本心清淨，心不僅有認識功能，還有本體論上的生滅功能。這種心性論對宋明理學，尤其是陸九淵、王

陽明心學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，促成了儒學思想的重大轉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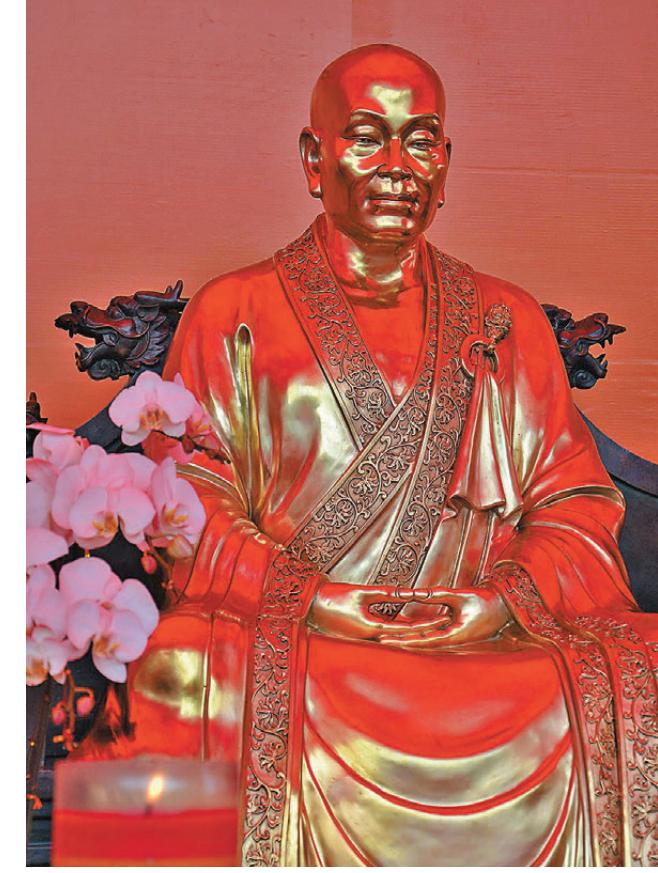
辯駁北宗 成禪宗主流

惠能在世時，其影響主要局限於嶺南。在北方，神秀深受武則天、唐中宗禮遇，被尊為「兩京法主，三帝國師」，其北宗被視為禪門正統。惠能圓寂後約二十年，其弟子神會北上中原，於開元二十年（公元732年）前後在滑台（今河南滑縣）大雲寺設無遮大會，與北宗辯論，極力主張惠能的頓悟法門方得五祖心傳，是為禪宗六祖。

經過神會不懈的努力與宣傳，加之惠能門下其他傑出弟子（如青原行思、南嶽懷讓）的法嗣興盛，南宗最終壓倒北宗，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並流傳至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至今在廣東韶關的南華寺內，仍完好供奉着六祖惠能的肉身像（又稱「全身舍利」），歷經一千三百餘年而不壞。這尊肉身像是佛教徒對惠能大師崇高證悟境界的物化見證，在佛教信眾心中，它象徵着修行者達到極高果位的證明，被尊為「肉身菩薩」。

● 緩圓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



六祖金像

資料圖片

品嘗西湖「宋嫂魚羹」半買君恩半買鮮

自由戲

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鹹，五味之中，我特別不喜歡酸味。基本上，我吃什麼菜都不會蘸醋，就算吃蟹、吃小籠包，人人都會蘸點醋提鮮，我卻是滴醋不沾。因此，我做飯、點菜，基本不會點帶有酸味的菜，除非遷就同桌的朋友。不過，我卻離奇地喜歡酸酸澀澀的油柑子，無論是生吃還是醃製一律喜歡（或許我是不喜歡醋，而不是不喜歡酸）。

記得大約是十二年前，與好朋友Y君到杭州開一個研討會，研討會內容是關於什麼，我都不太記得清了，倒是很記得我們特意去了當地名店，杭幫菜館「樓外樓」，還特別點了杭州名菜「宋嫂魚羹」。坦白說，微微帶酸的這道菜，並不是「我杯茶」，同行的Y君說只一點酸而已，但對於不吃酸的人來說，這味道無疑是將味蕾放大了一百倍。不過，撇除個人偏好，這道菜的確是味道細緻的，值得大家一試。

「龍口」讚譽 聲名大噪

說回「宋嫂魚羹」，除了自身的工藝外，它也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。在明末清初作家馮夢龍編撰的《喻世明言》第三十九卷〈汪信之一死救全家〉裏面，有個「酒家婆姓宋，排行第五，喚做宋五嫂」，原本是「東京人氏」，「造得好鮮魚羹，京中最是有名的」，後來在建炎中（南宋皇帝宋高宗的第一個年號）隨駕南渡，並寓居蘇堤（今屬西湖景區）之上。

所謂「無巧不成書」，已經退位為「太上皇」的高宗趙構遊湖「泊船蘇堤之下」，聽見有一個帶「東京人語音」的婦人在說話，於是召喚她來御前相見。那時，宋五嫂已經是「年老婆婆」，在御前被老太監認出她是「汴京樊樓下住的宋五嫂」，善煮魚羹。這個「樊樓」，原名「白攀樓」，又叫「豐樂樓」，是北宋汴京城御街北端的飲食名店。

此事一提，「太上皇」宋高宗便想起昔日仍為皇子時舊事，「悽然傷感」，於是馬上命宋五嫂「製魚羹來獻」。高宗吃過後，十分讚賞，於是即賜金錢一百文。得到皇帝「龍口」加持，宋嫂的魚羹自然聲價十倍。《喻世明言》也題詩讚曰：「一碗魚羹值幾錢？舊京遺制動天顏。時人倍價來爭市，半買



●「宋嫂魚羹」

網上圖片

君恩半買鮮。」

雖然「宋嫂魚羹」的故事是由小說家馮夢龍所書，但它卻不完全足子虛烏有。宋人袁氏（查慎行注蘇軾《來鶴亭》詩，引為「袁粲」，但由於未詳何據，所以不能作實）《楓窗小牘》卷上記，舊京（汴京）有很多小吃，像王樓梅花包子、曹婆肉餅……南遷之後的「湖上魚羹宋五嫂」等，並特別提及這位「宋五嫂」是袁氏家中奴婢，現居湖上。

這段紀錄，正是說明了「宋五嫂」確有其人，不單居於湖上，更善於烹調魚羹。另外，宋人吳自牧的《夢粱錄》也提及杭州城名店，其中就有「錢塘外宋五嫂魚羹」。

由此可見，馮夢龍也不完全是憑空創造，因為杭州西湖「宋嫂魚羹」之名，早於宋代便是名聞遐邇。日後，大家有機會吃時，不妨也配以這個小故事，想想自己吃的也是「御前名物」。

●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包容他人之過 走出和諧之路

文苑英華

《左傳》有言：「人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

人做得不對，為什麼古人不直接用「錯」這個字而用「過」字來表達呢？不論是什麼原因，筆者認為「過」字暗示了錯誤的主因之一。哪怕是正常不過的事情，只要行動過分了，便會引起問題。不是嗎？關心得太多，反而會變成打擾；規矩定得過多，便造成不必要的不便。縱使原意都是好的，做得過分了，結果便會適得其反。

也許如此，孔子提出「過猶不及」這個概念，指出做得不足，固然是問題；然而，做得太過，同樣也是問題。人人都會犯過錯，只是自己承認或察覺與否而已。

《論語》提出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自然界的動物沒有改過的概念，為什麼唯獨人會想到改過呢？

孔子和孟子都相信人性向善，認為人與生俱來便有良知，因此人會追求善。可是當人的良知一旦被蒙蔽，便容易犯錯。做錯了，良知仍然存在，

否則人便不會感到後悔；犯了錯，是良知在呼喚人改過。

犯錯的人就算想改過，也不是人人都願意放過他們、給予他們機會。筆者認識社會裏一些有心人，常常想着如何幫助被人打上標籤的人，想盡方法來培訓他們，好讓他們憑着學到的本領重新走出一條活路來。他們本於良知來善待一些被人看輕的年輕人，給予他們捲土重來的機會；又努力合眾以和，站出來用不一樣的眼界與行動來接受多元，接納和而不同，追求天下大同。

孔子五十歲才學《易經》，並說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孔子認為自己也會犯錯，他學習《易經》來幫助自己，以免犯下大錯。孔子也給自己機會，學習改過，難道我們不給別人機會嗎？

「大人」合眾以「和」

《易經》之中，筆者十分喜歡《蒙卦》《艮卦》與《坎卦》。《蒙卦》指出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」。教育一

個人，培養他走上正道，原來是一樣神聖的功業。

筆者有幸參與教育的工作，感到榮幸，也感到幸福。

《艮卦》教人行止之道，「時行則行，時止則止」。能適時行動，可防止行為過分，減少錯誤。

《坎卦》提醒人生命中總有遇上坎坷的時候，但《易經》把逆境看得十分正面，把困境看成協助人成長的老師。《坎卦》說：「有孚，維心亨，行有尚。」原來困難有時候是會接踵而來的，而在面對逆境時，最重要的是保持信心、心存盼望，繼續前行。成功可能會遲了一點，但總會到來——這是面對困難時必勝的方程式。

《易經》的六十四卦不時提到「利見大人」。如果社會上多一些「大人」在年輕人遇上困難時扶他們一把，社會將會更和諧、共融與和平。

至於什麼是大人？他們都會行事以「德」，合眾以「和」，待人以「慈」，與人為「善」。

● 蘆偉成 MH 校長 筆名孺子驥，播道書院總校長、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、新城電台親子節目《人仔細細》嘉賓主持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，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，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。

科幻外殼潛藏恐怖

「克系文學」為何流行？

「人類最古老而強烈的情緒，便是恐懼；而最古老最強烈的恐懼，便是對未知的恐懼。」——這句話出自「克蘇魯神話」之父、美國作家霍華德·菲利普斯·洛夫克拉夫特。

洛夫克拉夫特與愛倫·坡、安布魯斯·布爾斯並稱「美國三大恐怖小說家」。他一生坎坷多難，自幼多病、父母早逝，與妻子離婚後一貧如洗，年僅47歲便因腸癌去世，生前幾乎沒有獲得文學界的認可，作品大多發表在廉價雜誌上。洛夫克拉夫特的代表作包括《克蘇魯的呼喚》《瘋狂山脈》《印斯茅斯之影》等。其中《瘋狂山脈》描述南極探險隊發現遠古生物化石與神秘黑色山脈的故事，而《印斯茅斯之影》則講述主角在新英格蘭小鎮「印斯茅斯」發現當地人與被稱為「深潛者」的神秘生物進行交易的恐怖經歷。

「克蘇魯」則是這個神話體系中最著名的存在，被描述為擁有臃腫的人形身體、章魚般的頭部與觸鬚，以及一對蝙蝠翅膀的形象。而現今市面上冠以「克系文學」的作品則指遵循洛夫克拉夫特創作理念的小說或影視，這一類小說同樣圍繞「不可名狀的恐怖」展開，強調人類面對未知與龐大宇宙力量時的無力感，故事中角色常常因為接觸到超越理解的知識或存在而陷入瘋狂。

與愛倫·坡的心理恐怖不同，這種恐怖不是來自於個人心理困境或社會壓迫，而是來自對宇宙真相的探索與理解。愛倫·坡的恐怖通常聚焦於個人內心的崩潰與道德困境，而洛夫克拉夫特則將視野擴大到整個宇宙，認為人類的存在在宇宙尺度下毫無意義。

可以說，克蘇魯神話與科幻小說有着血脈相連的密切關係，遠超過它與傳統鬼怪故事的關係。洛夫克拉夫特經常將他的恐怖故事包裹在科幻的外衣下，這使得他的作品成為了一種獨特的「宇宙恐怖科幻」類型。

例如，《瘋狂山脈》就使用了類似科幻小說的敘事框架，講述一支科學考察隊在南極的探險，發現了來自外星的遠古文明遺蹟。故事中充滿了對外星生物學、遠古文明和地球歷史的科幻式想像，但核心傳達的卻是傳統恐怖故事難以企及的哲學恐懼：人類在宇宙歷史和宇宙尺度下的微不足道。

經典電影《異形》便深受克蘇魯影響——太空人在太空中遭遇無法完全理解的恐怖外星生物，這種生物既具有科學上可信的外形設計，又保留了某種神秘、不可完全理解的特性。類似地，《降臨》中對外星語言學的探索，也呼應了克蘇魯神話中「知識本身即危險」的主題。

克蘇魯神話對現代科幻的影響更體現在它對「科學樂觀主義」的批判上。傳統科幻往往對人類理性和科學能力充滿信心，認為科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；而克蘇魯則質疑這種人類中心主義，指出宇宙中可能存在著人類科學無法理解甚至不該理解的事物。當人類科學觸及這些領域時，帶來的不是啟蒙，而是認知崩潰，洛夫克拉夫特亦指出：「我們不該嘗試以人類的標準去理解宇宙，因為宇宙根本不在乎人類的標準。」

克蘇魯成為大眾文化的社會背景

儘管洛夫克拉夫特生前默默無聞，但他死後作品逐漸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，成為無數恐怖電影、遊戲、文學作品的靈感源泉。至今，克蘇魯神話的元素已深入當代流行文化。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，可能是現代社會對理性主義的懷疑與對未知的焦慮。

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，人們逐漸認識到知識的邊界與人類的極限，而克蘇魯神話中「知道太多的人距離瘋狂就不遠了」的警世，正好與這種社會情緒產生共鳴。最深的恐懼不是來自外在的威脅，而是來自認知的重構。這也為創作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啟示：只需要輕輕掀開現實的一角，讀者自會深入其中。當我們意識到熟知的世界只是表象，背後還有「不可知」「不可說」的真相時，恐懼之感甚至遠超直面血腥暴力。

● 文鯉



● 圖為AI生成的《瘋狂山脈》插圖。

網上圖片